

太行倒流泉记

李波

走进和顺，山是青的，云是懒的。合山村卧在七十二峰的怀抱中，像被时光忘在炕头的一把旧蒲扇。

村东头有座懿济圣母庙，宋元时便立着了，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灰瓦飞檐挑着几缕香火气，门前一道石渠却藏着天地玄机——这便是合山奇泉了。

初见这泉，只道寻常。青石板砌的沟渠，宽不过二尺，水痕斑驳如蛇蜕。

忽听得山腹里“嗡”的一声闷响，似老牛反刍，又似木门转轴。老农叼着烟杆笑：“泉醒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水珠子便从岩缝里蹦出来，先是一线，继而涌成小儿臂粗，汨汨然沿石槽奔走。

奇的是这水不向下溜，偏往坡上蹿。石槽斜斜向上三丈余，水流竟如识途老马，蹄声嘚嘚逆坡而行。

更奇的是约莫半盏茶工夫，水势渐萎，竟缩颈收足，倒退回岩穴深处，唯余石槽湿漉漉。

泉眼旁有碑亭，刻着明人王云凤的探问：“灵泉兀突经今古，旋渴旋流谁使为？”

科学家说是岩溶虹吸，乡人却传是赑屃神兽的泪——庙里驮碑的石龟昂首向天，许是念起了沧海旧事。

奇泉不是孤客。奇泉叫郎君泉，百步外有口“娘子泉”，终年清浅，澄澈如村姑眸子。

老辈人说，这两泉是夫妻：郎君泉涌时，娘子泉便涨水相迎；郎君泉退时，娘子泉也垂眉敛息。投个松果进郎君泉眼，眨眼没了踪影，娘子

泉却浮出几星绿意。这般灵犀，倒比人间夫妻更知冷暖。

石渠边常见老奴淘小米。米箩往逆流的水头一搁，黄澄澄的米粒跳着脚溯游，竟比顺流时淘得更干净。“水往上走，脏东西沉得快哩！”

泉的奇处，还有一半在庙。懿济圣母殿供着黄帝儿媳昌仆，元代木构的椽子被香火熏成酱色。山门悬钟鼓，左鼓右钟，与别处相反。庙祝敲钟时念叨：“昼漏尽，钟鸣则息也。”倒像给那任性泉水定规矩。

庙宇是上世纪90年代重修的。当年榫头一合，枯了30年的泉眼就复流了！

雨季的合山最鲜活。雾从松针滑落，泉水声便混在雨点里打旋。城里背相机的后生蹲在渠沿，屏息等那“水倒爬坡”的奇景。老农却倚着碑亭打盹，鼾声一起一伏，应和泉水的吞吐。

山腰几户人家，石墙爬满青苔。问及泉源何处，老汉指指地下：“通着海呢！”灶上炖着酸菜豆腐，香味混着柴烟，与泉水的土腥气搅作一团——倒比虹吸之说更教人肚肠妥帖。

离开时，回望石渠空荡，岩穴幽深如岁月之喉。忽闻山腹又“嗡”地一响，水珠子探头探脑，映着夕阳金光粼粼。

泉退泉涌千百年，不争不抢，自成一派天真之象。

明代石碑斑驳处，王云凤的诗句涸成水痕。且学顽童，掷片柳叶入水，看它乘着倒流泉逆流，晃悠悠，钻进地心赴那场亘古之约罢。

相及风马牛

刘志坚

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此话听了太多年。仿佛风、马、牛三者天生就在不同的世界，连影子都不应该重叠。可若是蹲在农田边细想，或是往山野深处多走两步，便会发现那些被“不相及”框住的关联，早像草叶上的露水，悄悄打湿了裤脚。

先说风与马牛的缘分。农耕时代的田垄间，春风不只是吹开桃花的，它还把暖湿的气流吹成雨水，跌落山野，让草木抽芽。如此，牛就有了青草可啃，马也有了灌木可嚼。落雨的田地湿润松软，牛马拉着犁耙春耕也走得轻快；如果风懒散懈怠了，牛马们只能拖着被干草填了半饱的肚子，或是套在绞水车上车水泼地，或是驾辕拉车驮着水罐往地里抗旱，蹄子踏过干裂的土地，扬起的灰尘都带着焦味儿。

牧人放牧，最关心的就是风向。晨起，看风把云彩吹向了东方，便知道该赶着牛群、马群去往西边的草场，因为风已经清空了那边的雨云，吹干了湿重的露水，还顺便赶跑了烦心的蚊虫。在风的指引下，牛儿慢慢踱着，马儿轻快踏着，三者一个也不能少，少一个，日子都不算圆满。

到了晚秋，西风裹着霜气吹刮而来，就是跟牧人捎信儿——该给牛马准备过冬的草料了。于是，人们忙着把苜蓿、黑麦草、玉米秸秆或晒干打捆或青储入窖。而给自己搬运粮草，牛马们再苦也是乐滋滋的，甘当主力。若遇到凑热闹的拖拉机喧宾夺主地驶过，牛会不屑地斜一眼，继续不紧不慢地

走，而马就会忍不住哧哧嘶鸣几声，不知道是感谢还是嘲讽。此时，风与马牛，拴在了同一根绳儿上。

城里的人少见马牛，可穿的皮靴来自牛的皮，骑的电动车唤作小电驴，也算马的同族，骑着它披星戴月上班，远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潇洒，但风还是如影随形。如若追根溯源，这风或曾吹过牧场上的草，或裹挟过马的鬃毛，或在牛粪上旋转过一小会儿，然后一路闲逛，叩开千家万户的门。人与万物的联系本就像一张网，风是网线，马牛是网结，看似离得远，其实早被网在了一处。

古人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典故，是为了强调“远”，可当今世界哪有真正的“远”？我多年未见的玩伴马乘风，早上在非洲津巴布韦拍的视频，不到中午我就在某音刷到了。就像此刻我写这些字，窗外的风正吹过楼下的树，而多年前在乡下，我曾见过牛在树上蹭痒，马在树下甩尾，我和马乘风在拽马尾毛做捉知了的扣儿。风记得树的模样，树记得牛马的温度，那匹老马如果不死，一定也记得我们的调皮……我记得的这些说明，风、马、牛，连带着人的记忆，早就在时光里“相及”了。

所谓“不相及”，不过是没有把目光放得更远些，没有把心思想得再细些，或者是懒得琢磨这些与吃饭无关的事体。倘若肯多瞧一眼，便会发现：风里有马牛的气息，马牛身上有风的痕迹，而我们，都在这“相及”里，过着热气腾腾的日子。

“花雪随风不厌看，更多还肯失林峦。愁人正在书窗下，一片飞来一片寒。”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立冬之后，寒意渐深，北风吹，雪花飘，我们迎来了小雪、大雪两个节气。

小雪和大雪的命名反映了气温和降水的特征，孔颖达在《礼记正义》中说，“谓之小雪大雪者，以霜雨凝结而雪，十月犹小，十一月转大”，这里的“十月”“十一月”是就古代历法而言的，按照现在的公历，小雪在每年11月22日或23日，大雪在每年12月7日前后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冷空气愈发活跃，寒潮频频来袭，气温显著下降，降水逐渐增多，漫天飞雪由微而盛，这两个节气因此得名。

今人常将雪视为唯美浪漫的象征，在古人心目中雪是怎样的事物呢？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是这样解释的：“雪，凝雨，说物者。”“凝雨”就是雨水凝结的冰晶，刘熙在《释名》中也说“雪，绥也，水下遇寒气而凝，绥绥然也”，“绥绥”就是繁密的样子，形象地展现了寒气将雨滴凝为雪花自空中纷扬飘落的情形。至于许慎说的“说物”，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道：“说，今之‘悦’字，物无不喜雪者。”“说(yuè)”是“悦”的通假字，“物无不喜雪者”，雪花如同冬日的精灵，能够给万物带来喜悦与欢欣。

所谓“瑞雪兆丰年”，小雪与大雪时节的降雪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，预示着来年的丰收。首先，降雪时的低温可以冻死部分病菌和害虫，减轻次年的病虫害，俗语有“小雪大雪不见雪，来年灭虫忙不迭”的说法。其次，覆盖在地表的积雪对于深层土壤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，晋中一带农谚有道“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，此时田间小麦已然抽出麦苗，积雪仿佛给它们盖上了厚厚的棉被。再次，融化的雪水不仅能够为春耕的作物提供水分，还能够为土壤提供营养含量远高于雨水的氮肥。天地肃杀、万物凋敝的冬日，厚厚的积雪之下却蕴藏着无限生机。

大雪小雪意蕴深

马中命



子青作

冬日的雪不仅守护着田间作物，也为人们带来了许多欢愉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豪贵之家，遇雪即开筵，塑雪狮，装雪灯，以会亲旧。”周密《武林旧事》也记载了杭州城中王室赏雪的情景：“禁中赏雪多御明远楼，后苑进大小雪狮儿，并以金铃彩缕为饰，且作雪花、雪灯、雪山之类，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，并以金盆盛进，以供玩赏。”可见宋代就已经有了塑雪狮、赏雪灯的习俗。

对于百姓来说，时近岁暮，田事已毕，进入农闲，人们纷纷开始为过冬作准备，小雪和大雪节气的许多民俗都围绕“吃”来展开。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，此时正可以制作腌菜与腊肉，并利用严寒加以保存，留待过年时享用。小雪时南方还有吃糍粑的习俗，在北方很多地区，大雪节气时则有吃饴糖的讲究，认为可以滋补身体。

天地间的银装素裹也会引发文人们的无限雅兴。雪花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《韩诗外传》言，“凡草木花多五出，雪花独六出”，将雪片视为六出之花，这是多么细致入微的观察。宋嘉祐八年(1063)，苏轼在凤翔府签判任上，适逢一场微雪，这在自幼生长于蜀地的苏轼眼中无比珍贵，第二天清晨趁着雪还未化，他赶忙骑马前往南溪饮酒赏雪，写下了《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》。在文人笔下，雪是千姿百态的——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是北国边塞的雪；“雾凇沆砀”“上下一白”，是南国西湖的雪。寒江独钓，是雪营造的旷远幽寂；邀饮新醅，是雪激发的热切温馨。

时逢大雪节气，让我们期待每一次与雪的相遇，在一片澄澈中，欣赏和享受冰清玉洁的白雪天地。